

务本堂塾課續編上



務本堂二集序

鶴峯李老夫子前刻務本堂塾課贈矣
人口論文者莫不以此事推表坊友因復
請續匯評不獲已爰擇其雅清靈典
淺顯者十二篇最利初學然此特為裸
童計尤未為務舉業者計也復擇
其義理醇正津律謹嚴詞采豐蔚
氣概軒昂者三十餘篇皆經上緯

史合古文時文為一手洵舉業正規也
吾輩擅南宮領鄉薦莫不得力於此
非因坊友代為付梓特書數語於簡
端編告羣公竊願讀此文者細心玩
味體會神情庶幾得其窓窟如是
則文品愈進愈上矣是余之所厚望也
夫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梅月賈汝霖謹識

二續務本堂塾課

觀津李冠羣鶴峯甫著

及門諸子全校

論語

乘桴浮於

一句

子見南子

一句

雖覆一簣

進

鄉人讛

一句

不至於穀

一句

人也

二字

大孝終身

一句

兄弟無故

一句

夫人

一句

孟子

卷之三

目錄

卷之三

人出

人出

人出

務本堂大稿目錄

觀津李冠羣鶴峯甫著

及門諸子全校

學庸

慈者所以

求之

實能容之

黎民

文武之政

政舉

其心休休

二句

故君子和

一句

去説遠色

賤貨

論語

言寡尤行

中矣

焉得僕

一句

造次必於

一句

文質彬彬

一句

然後知松

君子義以

君子尊賢

孟子

詩云刑于

今王亦一

配義與道

知穆公之

而已

二句

一句

夫子欲寡

惡訐以爲

二句

能也

今恩足以

二句

之

夫人幼而

詩云迨天

牖

二句

有不虞之

可乎

二句

頌其詩讀

可乎

予未得爲

二句

可乎

頌其詩讀

友也

君有過則

則去

以瞽瞍爲

一句

君子引而

從之

性也有命

性也

若伊尹萊

知之

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詰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使衆同於保赤引書言而得其心焉夫慈以使衆心不外一誠耳。釋康誥保赤之言不可得其用心乎自求帝王御衆喚牀不事而子惠無窮此非有異術也亦恃此無間之心耳木此心以爲鞠育而骨肉蒙其恩卽推此心以爲撫綏而億兆食其福康義之謀皆毛裏之愛蓋天性之親其不容參以虛僞也久矣事君事長不外孝弟誠以愛敬之理涵於吾心家國之故統於一誠事上以此馭下亦以此也然則君子之於衆豈能外其教於家者以爲使哉亦曰慈而已矣謂政寬民慢非威權無以服衆情是先有衆之見存

草蛇灰綿有神無迹

簡錄名貴

而其心已睽而難合。君子以藹然者通之。釀一室之祥和。卽以慰羣生之呼籲。顧復此心。顧畏亦此心也。故睢麟有休風。而庶民遂著。子來之效。謂法立知恩。非嚴明無以攝衆志。是先有使之見存。而其心已薄而不厚。君子以肫然者。將之爲子弟。消其桀驁。卽足爲顯蒙化。其梗頑。怙恃此心。怙冒亦是心也。故教誨有至意。而與人咸知衆母之稱。慈以使衆。與孝弟之於君長事。雖殊心無異也。且夫召子之慈。豈惟是博愷悌之名。以盡拊循之責。云爾哉。人必深悉乎物。我同原之。故知仁民之與仁親。皆有不忍視同膜外者。○此比領求字。○此比領諺字。而後草野之疾苦。賴連環伺焉。而同歸胞興。人必時產夫民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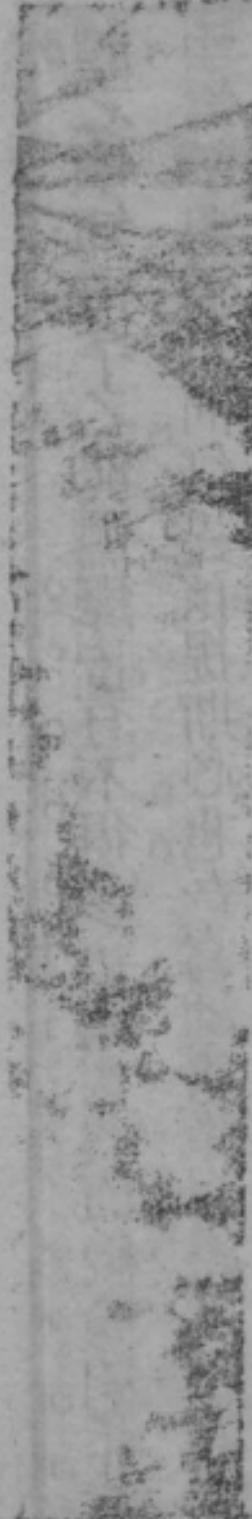
體之懷知撫字之興撫摩皆有不得參以僞妄者而後倫類之悲
愉忻戚曲體焉而無異孩提斯心也吾嘗讀康誥而得之曰如保
赤子豈非謂保之者不可不求求之者不可不誠乎求以得其情
飾情者僞徇情者亦僞也誠求者將以竭吾慈自不容斬吾心設
身處地有欲舉赤子之飽煖飢寒而甘苦嚴同身受蓋以己心求
子心不啻以己心求己心也慾範而堪師也歷懷保之念者胡弗
由此心而引而伸之求以達其意拂意者失恣意者亦失焉誠求者
有不容已之慈斯有不可解之心承間觀色更欲舉赤子之笑啼
喜怒而揣摩直入乎幾微蓋以己心求子心更切於以子心求子

心也。慈惠而靡窮也。有保久之責者。胡弗本此心。而善爲推之。憐之念。痖瘍。攸關知回境。無殊門內夫婦之愚。知能可興。信王道。

不外人情。惟其誠也。是以中也。使衆之理。豈外是哉。

字和音雅法密機圓

男元慶謹識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極形相臣之心虛而能受者也蓋心不虛則受亦隘也擬以休休
而其容尚可測乎傳者述秦誓以形相臣之心也曰所謂大臣者
非大於天下莫並之位而大於天下莫外之心也心易私亦易雜
心易偏亦易隘惟超一心於萬物之外斯納萬物於一心之中斯
公勝私純勝雜全勝偏廣勝隘而其心之度量無窮遂足動吾心
之想像於不盡斷斷無技足以見大臣乎未也今大偶有所有
而不必盡有者羣臣奔走之才也一無所有而無所不有者大臣
含宏之度也無已則且觀其心且觀其休休之心心貴虛亦貴實

休休則不惟其實而惟其虛以其無欲而純也富貴不足移其心
身家不足累其心動業聞望不足動其心如鏡之空如玉之粹而
客感不人恬靜之神亦顯赫不改淡泊之志心宜逸亦宜勞休休
則不見其勞而見其逸惟其樂善不倦也仁義以饗其心道德以
養其心詩書禮樂以賞其心恬愉自得勉強可忘而安常無非優
游之致而歷變不改浩樂之天而吾且卽其休休之心以想其休
休之量焉方寸之中患不公先患不淨苟惟危惟微不免交載於
天人則器識之剴陋易盈有密之際求能寬先求能嚴果惟精惟
一不至互形其瑕瑜則性情所淵涵莫測故不謂之有容不得也

直謂之有容亦不得也。殆殆有容焉。名理之無窮也。惟量之所攝者爲能容。或過乎其量。則容易窮。卽稍同乎其量。則容亦有時而窮。休休之心何如乎。量大而自覺萬物之皆小理。而遂形稚量之已深其理之同乎。心者固以心之理合之。其心之異乎。心者亦以心之理通之。蓋以心容理。卽以理容理。是所容之理。或窮而容。理之心理。乃益無窮也。吾亦與之懸想於無窮而已矣。至善其靡盡也。惟器之有餘者爲能容。或隘乎其器。則容易盡。卽稍稱乎其器。則容亦有時而盡。休休之心何如乎。器遠而自覺萬善之皆近器。廣而自覺萬善之皆狹。其善之散爲偏端者。固以心之善統之。

其善之會乎全體者亦以心之善契之蓋以心容善卽以善容善是所容之善無盡而容善之心乃益無盡也吾亦與之低徊於無盡而已矣此所謂超一心於萬物之外而納萬物於一心之中者而若臣固乎遠矣

筆酣墨飽力厚思沈渾非老手莫辦

受業日建中謹識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以容賢保國者相臣之能事也夫子孫黎民未易言保也若臣之能容保之其能事實有如此者且吾言相臣無他技幾疑其一無所能矣而不知其令于萬人之能以成一己之能而獨能人之所不能器識足以登俊傑而後朝廷有功名公忠足以感賢豪而後草野蒙庥福貽謀在百年闔澤在萬姓而其左右之權實操諸豁達大度之一心若臣之於有技彥聖如此夫有技彥聖固宗社所憑依閭閻所嘉賴者也而吾且有容之心以觀其有容之實樹黨援者能容尚聲氣者亦能容容也而非其實矣若臣之宏獎風流

無非本樂善之性。天以發於不容已。則推心置腹。豈徒賦蒹葭而切伊人之思。修禮貌者能容好昂頤者。亦能容容也。而未必實矣。若臣之吐握下士。無非本好德之真意。以流於不自知。則知已感恩。何難采蘋蘩而供公侯之用。能容之有其實也。其能事尚有既哉。今夫旁招俊乂者。碩輔之度也。盈庭而濟者。家國之福也。補偏救弊大臣考其成。大臣不必親其事。能在職而庶吏各盡其職。賢在位而百官皆稱其位居宮府而從容坐論。初何煩宰執之經營。然安上全下大臣。握其原大臣。卽不必辭其勞。天下無棄才。而後後嗣用其才。天下無遺德。而後蒼生被其德。合朝野而共享太平。

何莫非元老之遺烈然則子孫黎民非能容何以能保乎汧渭堅
封以來國祚無恙僅傳終南之錦繡詎敢謂王氣所鍾妄冀發祥
于西北乎有能容者以保之我子孫庶不至覆亡不暇也侍御僕
從皆正人而共職不待寺人之令奔走先後皆賢士而於狩不聞
媚子之從祇此開誠布公自能固苞桑于累葉而榮懷有慶亦杭
隍無憂也又何患箕裘之難紹也哉殲函敗績而後暴骨未封傷
心二陵之風雨尚敢謂夏聲必大將思雄長于東南乎有能容者
以保之我黎民庶不至靡有子遺也易戈矛而修禮樂忠厚復二
南之風因土俗而謀兵農富強遺數世之業祇此登明選公自能

興樂利于黔首而無依從王亦小戎知義也又何患瘡痍之難振
也哉此若臣之能事也其利一何溥哉

筆老氣蒼極有大家風味傑作也

賈汝霖

雖覆一簣進

始志於爲山者其進有足恃矣夫一簣之覆其去山也遠矣然不以此而止焉其進不有足恃乎且天下事不患無可乘之勢也而患無必進之志苟無必進之志而勢之有可乘者或止而不進矣而苟有必進之志卽勢之無可乘者亦進而不止矣詎曰勢無可乘遂不能進而愈上也試卽平地爲山者言之夫平地而爲山卽日進無疆恐難望其如岡而如陵也卽精進不已恐難必其仰止而仰觀也况所覆者僅一簣乎器有大亦有小一而爲簣其大也也歟哉其小也然不有積小以改其大者乎雖小焉庸何傷數貫

多不貴少。貧而曰一其多也。歟哉其少也。夫不有聚少以成多者乎。雖少焉庸何病。然而或且慮之。曰彼垂成其尙歇而何有於始覆。彼九仞其尚虧而何況於一簣。或以一簣之覆而畏其難者有之。或以一簣之覆而憚其勞者有之。且以一簣之覆而阻其志情。其氣者又有之。如曰進也不憂。憂乎難哉。然而彼則皇然以進矣。一簣雖小必欲積小以改大也。而進不需於沙。進不需於泥。然而彼且毅然以進矣。一簣雖少必欲聚少以成多也。而進不良其趾進不良其皆其進也。不域於一簣而遂止矣。卽屢加於一簣而仍未止矣。何也。往之之權端自吾操也。而山有不樂觀厥成者乎。雖

費一簣又何惜焉

分明融洽一片神機中流反渡尤覺筆晦不平識

受業嘉慶萬春謹

卷之三
詩文二十一
賦文二十一

賦文二十一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周政有可考、仍待其人而後行也。夫文武之政、皆成於文武之人也。方策具在、苟有其人、而政有不舉者乎。且前聖制作之隆、所以歷久不懈者、情有治法也。嘗有治人耳。蓋典則垂簡冊、廟前徽者如覩、休明而法守。有子孫紹先烈者、宜慎行志憲章。由舊卽教澤、常新有志振興者、勿謂今人不及古人也。公問政乎夫立政、著良法、固存乎其人而施政廸前光貴。徯乎其祖公文武之後也。請以文武之政進敬止。敬勝後人誰紹夫心傳然其政猶昭然在目也。鎬洛衣冠、休風如昨。辟雍鐘鼓往制、永傳披冊書以挾揚前烈。

夫豈同夏殷有禮歟。文獻之無徵不顯。不承後世。難追夫先業。然其政固釐然可指也。考岐封之治法度。如新訪洪範之疇紀綱悉備。入政府以考證舊章。固不僅官禮成書與。琰圖而並重何也。文

武之政方策。且在固後之爲政者所宜舉也。然亦思政果何由而舉哉。蓋先王之制法特隆。而損益得中。悉載精意。則旁稽博採。恍見兩聖之精神。然昭代之謀猷雖備。而措施有本。不能虛行。則酌古準今。實賴一時之君相然。則政之舉也。亦恃乎人耳。亦恃乎人之存耳。恃于年湮世遠之時。運溯夫文謨武烈。鮮不憂至教之難成。而不必憂也。夫周室東遷。而後善政固不可復行。而紹述前列。

者。果能有不必文武之君臣而自無愧于文武之君臣者。則惠鮮
懷保之政施于昔者亦可施于今。偃武修文之政行于前者亦可
行于後。明良際會而郅治可成。是文武之宏規東魯庶可復覩也。
公何不勵精以圖哉。將於人往風微之會。造就夫文治武功。莫不
慮休風之難。而無容慮也。大隱桓莊閑以來。王政雖未能復明。
而嗣續先業者。果能有自成其文武之君相。而遂無異於文武之
君相者。則修有夏之政。庶可復興于望國。承清四海之政。亦可再
見於宗邦。上下同心。而典型復古。是文武之盛治。於茲猶覺未墜。
也。公胡弗奮發。有烏哉。蓋無目人焉。則文武之政方策布之已耳。

舉云乎哉

題無剩義筆有餘妍後一比欣動哀公尤有子揮目送之妙業受

荀爽謹識

去讒遠色賤貨

有足以惑君心者。社之宜盡也。夫讒與色與貨皆惑君心者也。去之遠之賤之固終之先務也。且人君自修身而後清明在躬。凡可以惑君心者似不足以爲累矣。顧自謂無惑而稍經之多寵與多藏交譏慮其有惑而預防之。玩人與玩物並戒外以社其錮蔽卽內以全其清明斯非幾絕而主術於以端焉尊賢不惑夫惑之除也于賢徵之而惑之生也自君始之惑君之聽者則曰讒。齋心被慮之後豈不知讒慝貽憂顧何以居恒恃聰明遇讒而聰明轉蔽也。自來英明之辟始非不致審於聽聞而其後浸潤已深諂諛之。

輩。遂得竊意旨而肆訕彈惡。直醜正浮言毀及清流。銷骨鑠金。盡語傷乎善類。甚至妍伎之陰險。藉宮妾以濟其私宵。小之逢迎因玩好以獻其媚伎。口之爲害伊胡底哉。去之哉。辨其奸于左右不恤。豺虎之搜察其邪于隱微。直同鷹鶴之逐巧言如簧。一遇果斷之宸衷。而立消其反側。蓋嘉言孔彰。固別有娓娓動聽者。而讒自不能人耳矣。又何至讒人之高張也哉。惑君之視者。則曰色忍性防情之餘。豈不知好色之宜戒顧。何以修己懲淫佚。遇色而淫佚。反深也。自來有爲之君。始非不清肅。夫宮闈迫其後。忘荒自廢嫋媚之容。遂以恃寵倅而釀禍亂。情欲不節。蛾眉卽代性之資。燭處。

日深長舌卽傾城之具甚至內嬖竊柄佞人因表裏以爲好女褐
公行苞苴遂夤緣而並至女戎之貽禍可勝窮哉遠之哉理陰理
陽不廢睢鳩之詠位外位內何至札雞之晨有女如雲一遇聖王
之莊嚴而務絕夫厲階蓋彼姝可懷固別有諳諳可親者而色自
不足以美觀矣又何慮色荒之致亡也哉惑君之心者則曰貨清
心寡欲之際豈不知貨利之宜輕顧何以素念戒貪墨遇貨而貪
墨更甚也自來守文之主始非不崇尚夫節儉至其後奢侈漸滋
歆羨之念遂至重寶藏而廣徵求谿壑難盈官府極于山海貪冒
無藝服息索及鑑銖也至聚斂而竭脂膏不足供佞倖之賞賚奇

珍而采珠玉。僅以博婦人之歡娛。貪婪之爲思顧。至此成敗之哉。
懷厚止之戒財可散。夫鹿臺暢盈滿之災焚。每懲夫象齒帑藏。雖
富一人澹泊之聖懷。而直視如糞土。蓋庸珍待聘。固別有惓惓不
釋者。而貨自不足以鍾情矣。夫誰謂奇貨之可居也哉。如是以貴
德而賢有不勸者乎。

二峯鼎峙工力悉敵而各比用穿插之筆尤巧妙絕倫。賀萬春

夫人

大賢重念夫人當無異於大木已夫一樹百穫者人也孟子念及此而甚鄭重乎其人焉大木又奚殊哉聞之百年之計莫如樹人是人亦居然大木矣獨是未有不勝任之時人則以能勝任爲重同此別聲被色而獨卓然成其爲人是當置然高望而目爲閭世一出之人已去齊擁三男之衆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擊鼓摩肩者不之人也顧人爲言龐事雜之人雖千百人而不啻無人齊出五家之兵解如風雨戰如雷電披堅執銳者大有人也顧人爲陳師鞠旅之人雖億萬人而不足言人而吾乃重念夫人而吾因慨想

夫人禹臯伊且其人已渺有天人以係人望則三代而下固甚賴
有夫人合縱連橫其人甚衆有夫人而爲人傑則七國之時又其
幸有夫人扶輿磅礴之氣鍾於夫人川嶽誕降之神卑於夫人夫
人固爲五百年之名也爲我兼愛之說闢於夫人富國強兵之謀
黜於夫人夫人又爲億萬姓所觀瞻世有夫人則寰海荷其帡幪
世無夫人則宇宙失所底墜求之千里百里而僅得夫人是天下
所大聲而呼也蓋於農工商賈而外想像其規模夫人而在廄室
規範不稍貶夫人而在天下分量不加多求之帝臣王佐而獨有
夫人是當時所引領而望也蓋於車殆馬煩之餘瞻望其品概幼

學壯行。夫人無異於巨室之大禾也。王充何曰。舍汝所學而從我哉。

風快雪亮詞簡而括以少許勝人多許受業封延慶謹識

焉得儉

以非儉評霸佐其器小可知矣夫儉美德也夫子不以儉許管仲而器小之說不從此可見乎嘗聞慎乃儉德可知古大臣當國未有不儉以奉身儉以率下者也乃後世卿相不欲儉嗇以自甘不知儉約以自守內于一身閒設蕩之風卽外爲一國啟侈靡之習此雖爲霸佐之賢佐亦不可以儉節許之矣管仲有三歸而官事不攝子猶疑其爲儉乎儉百必爲天地惜菁華而仲也豈惜菁華乎仰焉而輸負是望俯焉而輿臺蒲前縱爵祿極其高厚而不能供一身奢蕩之私儉者必爲萬民惜財力而仲也豈恤財力乎大

興土木以悅耳目之觀博採羣材以爲心腹之寄縱君恩日隆匪
頌而不能足私家浩繁之費如此而謂其儉得乎且夫列國之得
以儉稱者良不乏人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一國稱其儉暑不張
蓋勞不坐乘天下知其儉卽烟幅無華亦或貽讥于固陋而制節
謹度不稱之爲儉不得也卽齊臣之得以儉稱者亦自有人矣辭
衣濯冠以朝敝車羸馬而出奉己而儉約自安卽殿辭乎六十邑
狐裘厯夫三十年居室而儉素自守卽質樸是尚非不同於喬野
而寢欲清心不稱之爲儉不得也然非所論于管仲尚奢華者齊
之民驅牡從狼鬪雞走犬浮靡其成風矣仲則身爲上卿所貴有

躬行節儉以化之而孰意不惟不以儉化其民而反以不儉示其
民也蓋誠念采地甚廣而駢邑三百家之輸將足以供我之繁費
得君甚尊而渤海七萬戶之財賦皆可任我之取求何必儉嗇自
甘也此正仲之所以不得爲儉也喜泰侈者齊之君內嬖者六外
嬖者三多欲其無厭矣仲則身爲冗老所貴倡爲恭儉以導之而
無如不惟不以儉導其君而反以不儉引其君也夫以爲南伐北
伐吾之功蓋天下卽稍旣紛華孰則議我爲驕薰三沐三晉之位
冠百僚卽稍縱逸欲孰則議我爲泰何必儉約是尚也此又仲之
所以不得爲儉也子奈何疑其爲儉乎

興高采烈酣暢淋漓令人百讀不厭

愛業齋春譯識

人不足與適也

有操乎用人之本者而用人不足適矣夫用。人之失似爲臣者所
宜適也然有操乎其本者而用。人何足適乎今夫爲臣者莫不曰
不能進賢退不肖此國家之大患也夫不問賢之所以不進不肖
之所以不退而徒鰥鯈焉爭之於其末其亦可以不必矣試先卽
用人思之陟明黜幽者人主之大權茲何以明未陟而幽未黜也
夫有主之者也舉直錯枉者朝廷之錦典茲何以直未舉而枉未
錯也夫有使之者也或者曰是無適之者耳。有以適之則伏闕而
上効。伎之書抗疏而著辨。奸之論面折廷爭而朝廷之官方以叙。

是無與適之者耳。有與適之，則佞人遠而正士盈廷，小人去而君子道長。旌淑別歷，而一時之賢路一開。顧吾思之，謂人不可適人亦何不可適？爵賞溫而萬幾叢脞，則用人恒足誤軍國之猷。謂人足與適，人又何足與適？再三瀆，而大本未端，則用人亦不過淺近之事。無論適之而君不受其適也，卽或因吾之適而指其明，因吾之適而黜其幽，然能適於所及，適之地而不能適於所不及，適之地能適於所暇，責之端而不能適於所不暇，適之端也。而適之者無乃徒勞？無論適之而君之不用其適也，卽或因吾之適而墮諸直，因吾之適而錯諸枉，然今以適之而錯之旋以不適而舉之，今

以適之而舉之旋以不適而鎋之矣。而適之者未免多事。何也。用
人之失。皆君之非爲之也。尚其格之。

布置妥貼。詳疏精當。後一勘進。一層尤覺堅卓。到

受業賀萬春謹識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觀彬之爲君子而知文質之貴得其中矣夫君子固不同于野史也而要非文質彬彬不至此學者可不損益以就中哉且人之凡于成德者不貴有相勝之才也而貴有相濟之學篤實發爲光輝不啻和同而俱化英華本于和順居然相緯而成章斯所以損太過者在此所以益不及者在此而其所以凡成德而不囿于習俗者亦在此矣質勝則野文勝則史彼非不自命爲君子也所求爲君子者非也大學者欲爲君子亦惟祛相勝之弊以酌文質之中而已矣謂君子反樸字真則分毫在所不取不知天質之內條理

卷之三

具存由道德而爲文章所貴有參伍錯綜之妙焉謂君子瑟簡赫
喧則樸陋在所弗居不知節文之中忠傳爲本即威儀而徵性道
所貴有化裁推行之用焉今夫五彩之交宣也舉凡黼黻絲繡無
非以穠物乎施者使之燦然而大備而後衣裳煥鬼麗之光今夫
八者之克諧也舉凡宮商角徵要皆以相贊依永者使之相得而
益彰而後宮懸成和平之奏所謂彬彬也然則君子之文質必何
如然然後可哉夫學者欲爲君子亦惟祛相勝之弊以酌文質之中
而已矣非不知貴多貴少文質原有參差之形而本時中以爲權
衡正以參差而適得其當質之中有文體傳達順不至憚惄而矣

華文之中有質肆外宏中不僅進退之有度彬彬然旣本乎地事之質復濟以天事之文夫然後嘆先民之模範於茲未墜也而豈若世俗之因陋就簡哉非不知通重通輕文質亦有本末之別而

本大中以定準則正以輕重而適得其平質以文而顯積皇流光未嘗獨行其經道文依質而立根心生色不徒致飾于容儀彬彬然旣從乎周制之文復濟以殷制之質夫然後嘆大雅之風彩卓爾不羣也而豈若末流之誇多闢靡哉是蓋陶以禮樂變化其氣質之偏澤以詩書涵濡其德性之矣三代之世所由人才盛而風俗醇也夫學者欲爲君子亦惟祛相勝之弊以酌文質之中而已

矣

前後詮發正面題總畢宜中比凌空取勢有超以象外得其環
中之妙 受業賈汝霖謹識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能裕後凋之質而歲寒不足慮矣夫松柏不樂有歲寒也而後凋必歲寒然後知焉人亦勉爲松柏可耳今夫天之生物以生者生之亦以不生者生之獨有物焉特其可生而不可不生之品立於有生而亦有不生之時以大顯且能生而不能不生之節至於不能不生夫乃恍然於不受一時之困者必其不必希一時之榮者也盍觀松柏大抵物態之反始中於多所昧明明患氣之來彼且視爲焉有未幾而前此之榮華一無可恃矣夫惟自昧之故自蹈之而植根末固能無搖落之思抑物情之靡繼敗於多所忽明日

月之逆彼方視爲固然未幾而後此之肅殺迫不及持矣夫惟自
忽之故自植之而錯節未深已不勝今昔之感其不能後凋也以
其非松柏耳且夫松柏之後凋也何明然後知哉万物之滋榮化
工弗勒獨至不斬而若斬而物力一窮一氣之嚴肅百物弗堪獨
至不堪而能堪而天心祐見則歲寒之說也以歲之不能不寒也
豈必爲松柏計而不啻計焉夫計不計亦至無定耳謂其計之而
以松柏不世出之姿故設一寒以實適處者而天之愛松柏者斬
矣謂其不計而以松柏不多得之異並無一寒以大發其藏而天
之愛松柏者亦僅矣惟天若處於不計之間以聽松柏之自爲磨

而識者遂以古脊顧之神以松栢自能後凋也豈必明歲寒期而亦若期焉夫期不期亦正難言耳謂其不期而值夫未寒之先不預備夫寒之足以困我猝然當之有頓損其後凋之性者矣謂其期之而值夫既寒之時已自持夫寒之不能累我岸然處之有急貶其後凋之心者矣惟松柏自立於期不期之外一任歲寒之相逼而來而觀者遂以歡持守之固望乎不求人知而人未易知不求人知而卒無不知天下豈少歲寒哉奈何不勉爲松栢也珠簾倒捲局勢不平後二比筆意矯變不蹊恒蹊

楊書香

不寐入眠而卒無不眠天子豈外愚矣若何不顧萬物醉也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衛大夫克己之心使者曲傳其隱矣夫有過而急於寡欲寡而常若未能者伯玉克己之心也何意使者已曲傳之乎若曰君子之自修固期其身爲粹然至善之身也仍處其心爲歉然不足之心。奮其心以檢身而心有所累者心無敢寘反其身以謀心而心無敢寬者仍身有所累冀望深之亦請力阻之其憂勤惕厲之心旁觀者可曲爲擬之吾子殷殷然詢夫子之爲所夫夫子固爲所樂爲而不敢憚於爲亦爲所難爲而不敢恃其爲也何也夫子蓋兢兢焉曰寡過爲心者也愚者怙過自甘每敢愆尤之易集夫子疵

不至是也。屋漏衾影時本劫慾之精意以將之則內鏡反觀雖刻厲而不厭其苦。至人無過可指。何待修治之爲功。夫子又不違此也。絲繆繩愆時本歉反之深心以惕之則克治。省察以嚴密而轉形其難。夫過者心之累有之而不可聽。其有也則見其欲寡也有然而過者几之微。無之而不敢傳爲無也。則見其未能也有然過之形於昭昭者其防易。密過之形於冥冥者其防難。周夫子怨艾情深亦庶几操修罔懈矣。乃謀諸顯而几絕人心之危徵諸微終未得道心之安也。欲愆忿而忿之潛滋者迭起。欲窒慾而慾之暗長者循生此際之操持固有幾幾可傳。又幾幾乎不可信者志願

有餘而才力不足。有如是之悚惶難安者耳。過之在少壯者其課功猶淺。過之在克成者其致力更深。夫子逃修志切亦幾暇疵不留矣。乃急致焉亦期根本之務盡。徐驗焉仍覺滋蔓之難圖也。欲洗心而心之累乎。清明者未去欲條慮而慮之紛於憧擾者仍留此中之藏修固有幾縷。自慰又幾縷乎。不克自慰者愈減而愈增。亦彌揖而彌益。有如是之駁言惕靡盡者耳。大然而見夫子用心之精焉。以寡自期則形其勇以能自阻則形其怯。一念之起伏分而爲兩。念之傍惶而愈鼓勵。愈危疑也寸心其勉乎。親炙者日侍左右。早點爲察之。夫然而且夫子致力之果焉。限之以能則覺。

其苦引之以欲則覺其甘兩念之乘徐迫之一念之奮發而愈艱
辛。愈黾勉也修途其逍遙乎。素心人匡其不逮更深爲望之夫子
蓋兢兢焉日以寡過爲心者也。夫何爲哉

盧實兼到情文權生

受業賈汝霖謹識

君子以義爲上

論君子之所尚。不言勇而勇大矣。蓋義所以上天下者也。君子以爲上焉。其勇抑何大哉。且世之作事者。不恃乎才與氣。則恃乎志與力。而才氣志力之所以各當。則又以義爲衡者。惟好乎義者。以義化才氣之偏。斯用才氣而不爲才氣用。不義養志力之本。斯役志力而不爲志力役。此其識精守定。雖未嘗言勇。窮爲言勇者。所英能外。由僅以尚勇期君子乎。夫所謂勇者。是徒恃其才。競其氣。逞其志。角其力。而昧乎義者也。豈所語於君子所尚哉。蓋才易鄰。友在手。才易譖。氣易失。於激志。易謨。於堅僻。力易流。於剛隉。然則欲剝四者。

之弊而收四者之效。舍義其奚以哉？惟然而君子之所尚可知矣。任有至鉅，非才氣以荷；凡有至繁，非才氣以理。作事者尚乎才矣。然有能有守，美才也。而或馳騁以顯其奇，有猷有爲，良才也。而或張大以逞其能才也。而義未盡矣。惟恃之以中才，不必顯而不屈於物，欲守之以正才，不必逞而常伸。於物表有才而義貪以行者，有義而才乃善其用也。言乎義而矜才者不足道矣。時有甚難鼓其氣而難不能爲之，隄勢處其危，奮其氣而危可以致於安。作者尚乎氣矣。然困屯窮苦之僉，而或忿戾以不平待人接物之間，而或驕傲而不馴氣也。而義未協矣。惟直養其天氣，不必奮而常。

見其至大氣無害以人氣不必盛而常見其至剛有氣而義可以
配者有義而氣無所爲餒也言乎義而使氣者無足論矣至於世
故之紛紜游移無以立其斷作事者志尚焉然苟任意自是獨斷
以制天下之事而志未正經情自遂率意以理天下之物而志式
偏是志又當範以義矣有義則得主心懷恬而神時不擾有義則
有常剛毅見而終始不渝義所以則夫志也至於庶物之交感柔
弱不能勝其任作事者力尙焉然苟一意孤行徒效武夫之擾縱
而力失之擾縱心獨經徒比虎臣之矯矯而力過於剛是又宜持
以義矣有義則性定性定者力自堅馳騖之端旣絕而識不紛有

義則理直。理直者力自壯。柔脆之習既去而德彌固。義所以勝於力也。以義可祛才氣志力之弊。而取才氣志力之效者。君子所以爲上也。徒勇之乎哉。

六連在手操綏。自爲處處對鋏子。踏立論語有注射確切不浮受業賈汝霖謹識

惡○評○以○爲○直○者

非直而託於直。惡其亂直之直也。夫直者必不評。評者必不得爲直也。評以爲直能無惡亂直之直哉。子貢若目夫子以稱人之惡爲惡。夫謂之惡必爲人所共見也。目之爲稱。夫嘗自居於無私也。有人焉。不惟發人所共見。且能攻人所獨見。不欲自居於有私而欲自託於無私。假公正之名以行其刻薄之計較。之稱人惡者。其心愈刻。其術愈工。而愈爲有識者所不容恕。今夫刻薄居心。則爲評。公正無私。則爲直。天下有直而非評者。如惡本一已。之是毀舉存三。代之公。依阿有不。骨訛彈亦不爲推其心。不特不欲爲評。亦

未嘗自矜爲直也是直之其机也天下有訐而不冒爲直者醇儒難逃其訐尊親亦供其非笑名分有不知怨謗亦不恤推其心不惟不欲貌爲直亦且不自諱其訐也是直之其情也而孰意實爲訐而不居夫訐之名名爲直而有愧於直之實也則又有訐以傷直者陰狡其性生而反欲假剛方以用其谿刻相攻也而以傷率直相謗也而以傷忠告在聽之者且奉爲定論而反傳其意念之無他詭譎其素習而復欲借嚴也以恣其月旦攻擊也而以爲坦白不諱誹謗也而以傷公論難逭在受之者雖感憤不平而難破其藏身之甚固其在鄉黨之地物議頻興修士來求全之毀惡

拙自篤間里市剛正之名夫邪正本自相反耳而彼以爲吾苟經行其訐則人將有議吾爲真訐者吾又何以沽夫直也倍悞之事而誣爲可訐摘發之言而託爲知已推其彌縫之巧覺他人猶由原以激烈而我遂以陰濟其相謀以訐襲直實以直抱訐其姦回尚堪窮哉其在朝廷之上同僚日事攻擊名臣受詆毀之辱主上爲其蠱惑宵小得骨鰥之稱夫公私本不容假耳而彼以爲吾苟不貌爲直則人將有議吾爲不直者而吾轉無所用其訐也假私讐以攻之而曰吾不避怨因有隙以毀之而曰初無容心推其回遹之念不難敗衆人之名節以博一己之聲稱以訐求直故因直

務本堂訓詁經編
用訐其鬼蜮不已桓哉於是而不用惡惡乎用吾惡。

惡字不必多著墨審但將訐以爲宜極力透發惡字不煩言而自解文以貫從寃處制勝也末後方出惡字有苟龍點睛之妙

賈汝霖

君子尊賢而容衆喜善而矜不能

賢者述君子之交。合可不可而各適其宜焉。夫賢與善其可者也。衆不能其不可者也。君子尊嘉而復容矜不已。各適其宜乎。且吾人四海論交。不必於精明之識也。而安有澤厚之量。本其量以接英俊。崇奉至斯。觀摩日深。本其量以待凡庸。性情敦斯。刻薄胥化。雖類族以辨物。寔一視而同仁。彼精明有餘而澤厚不足者。亦示嘗奉教于君子也。夫吾所聞于君子。固合可不可而各適其宜者也。使宇宙盡屬庸碌之品。天地亦覺其無奇成德者。器比圭璋。達財者珍同杞梓。是於不可之中而獨成其可者也。若是者。則爲賢。

爲善使賦稟盡爲豪傑之資造化亦有所不給穢穢者愚拙自安庸庸者知識晉泥是干可者之中而特見爲不可者也若是者則爲衆爲不能然而有賢而不尊有善而不嘉者有之道範可親因當與以同旋之雅而立貌相承終覺性情之未孚尊敬未至貌合或至神離嘉許未深同類不兑異起君子惜其嘗識之未直也然而尊賢而不容衆嘉善而不矜不能者有之各流在望因嘗隆以晉接之交而流品偶岐遂至門壞之太峻庸衆而夷然不屑詎能其引爲吾徒不能而棄之如遺何能同歸于大道君子譏其度量之不廣也然而君子之于賢善不惟與之也道在尊與嘉有賢而

視同尋常。碩顏應嘆音之寡。有善而聽其煙。沒英俊亦陽氣類之。
孤君子則有含賢善而深爲結納者焉。失希賢爲懷樂。善不倦君子之以賢善自外也。人矣以賢而遇賢。以善而遇善。而犹有不相
得甚歡者乎。哀仰爲卽保之臨褒獎若華袞之錫而賢乃益勉爲
賢矣。而善乃愈進于善矣。然而君子之于衆不能未以拒之也。道
在容與。矜有衆而嚴于刻責。每咄且遷善之門。不能而過于苛求
難。予以自新之路。君于剛有含衆不能而尤其陶成者焉。夫音衆
情深。良能各具君子之以賢善。望人也。人矣。望具賢而免。免爲衆
望其善而終于不能而歟。有不惻然動情者乎。包涵不音江海之

量體恤無異鯀寡之情而衆者可以較象矣而不能可以告成矣夫吾所聞于君子者因谷可不可而各適其宜者也拒云乎哉字字清醒層層俱到題無剩義筆如轉環男元慶謹識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繹詩之詠家邦者而知斯心之足王矣夫寡妻兄弟家邦皆彼也
舉斯心以加之而已刑而至而御矣斯心足王夫奚疑且夫宮闈
一心之所周治也草野一心之所感孚也古聖王有密章心中外
一體本此心以教家靜好無尤一門咸被其化本此心以治國惠
鮮懷保萬姓其沐其恩蓋嘗流連篇章而易信王道之易易也不
然或老或幼倫類如彼其象也老老勿勿事功如彼其遠也而吾
謂天下可運於掌者誠以事之加諸彼者至博而理之存乎已者
至約也知此可與誦思齊之詩詩不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乎從

來同氣之傷和。每由同心之非偶。琴瑟未調。撚管何由奏乎。茲何以嗣其徽音。不異周美之媚友。以篤慶依然王季之風也。詩不云。以御于家。邦乎從來。人心之不靖。每由人紀之未修。角弓與刺木鐸。亦空循耳。茲何以六州歸化。鰥寡咸樂。夫誠和二南成風。父母爭歌。夫孔邇也。臣嘗受其誦。而讀之見大門以內。穆穆肅肅恩之。挈家者如此。國之中。熙熙雍雍恩之。率邦者如此。意文王當日明德。慎罰善政之所致。與辟雍鐘鼓善政之所被與否。則十四王之積。累至此而始徵其盛。五十載之經營。至此而始顯其效。與不然。何應之速也。不知判親疏者。分也。同好惡者。情也。分先後者。勢也。

相感孚者理也。斯心具在舉而加之而已。以斯心爲固有之心。則
斯心合乎天。合乎天而以違天者累之。斯于彼未免扞格耳。信如
詩言。加諸近而旣翕好。令心因曲成而不遺。加諸遠而道一風同。
心亦範圍。而不過是在彼之至博者。皆此心之至約者爲之挹而
注也。不然心存絢熙而修种。何以及於有夏也哉。以斯心爲共有
之心。則斯心順乎人。順乎人而以逆乎人者害之。斯於彼未能感
通耳。信如詩言。加諸近而不遺於遠。通德類情心。固同原而易給
加諸遠而悉本於近。循序漸進。心更等級。之不脩是存彼之至紛
者。皆此心之至一者爲之積而流也。不然心懷如傷而枯冒。何以

下善推一

編於西土也哉夫彼者統詞也言彼而老老幼幼胥統之舉既如
取而如携加以有感而必應所謂一羽之舉一枝之折比物此志
也是心足以王夫何疑

氣機浩瀚骨力壁疑

受業賈汝霖謹識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先物而後民大賢再爲時君詰焉夫禽獸與百姓遠近判矣而顧先物而後民乎且人君用恩必先及於近而後漸於遠也而不謂及於遠者而友不及乎近夫遠者未易近而施其恩於遠則遠者亦近近者不宜遠而斲其恩於近則近者反遠此其先後失序驟聞之而不免於異者亦徐恩之而深疑矣善推其所爲古人蓋循其先後之序審其緩急之宜功必至於百姓而後推其恩以及於禽獸也禽獸咸若固國家之休明而要非驟致也古聖當首生庶物同類既昭時雍之象而後異類得適率舞之天也則先後有序

務本堂嘉言卷之三
也禽獸得所亦朝廷之盛事而要非遠期也古哲王位定明堂潤
闇既安樂利之休而後山林得盡虞衡之職也則緩急適宜也而
今何如哉羣庶咸荷夫生成禽獸特其遠焉者耳似有未可驟及
者乃無故不殺仁幾同於驟虞其得好生慈無異於麟趾異類也
而同體遇之則一視同仁欲縱其休於不猗不狃之世品類宜加
以撫綏百姓更其近焉者也豈有可以不至者乃聊攝姑尤未倒
懸之臨淄勃海時聞怨咨之聲至親也而至疎視之則水深火熱
皆於民胞肇其基苟恩及禽獸而功先至百姓事亦不足深異今
何能致斯民於引恬引養之休吾於是爲王異焉從來物與之量

則解網施仁宛如殷湯之愛物而下車泣罪未若夏禹之恤刑民
物之間先後宜判獨奈何倒行逆施與吾於是爲王疑焉大抵仁
民之澤每於愛物竟其緒使功不至於百姓恩亦不及於禽獸王
猶可以自解今則長林豐草飛動旣遂其生而暑雨祁寒啞嗟未
泯其憾民物之際緩急宜分獨奈何舍近求遠與王請度之

風格峻整議論名邇受業封延慶謹識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時君能好勇以安民，而勇不足爲疾矣。夫天下之民固望王之安也。果一怒而安焉，民皆以好勇爲幸矣。疾云乎哉？若曰王今者於有青齊，欲民安而窮未得其安者，非恩之不及於今也，以勇之不及於古耳。夫神武不側，固於昭代；蒙其休而天威克揚，更於當時。顯其烈撻，代之餘撫，緩遠焉而戚戚焉，以好勇爲慮也，亦良過耳。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文武之勇。民固深幸其好，而惟恐其不好也。而今天下之民，則何爲哉？民勇之調殘，非一日矣。鵠之鳴也，噭噭鵠之集也，肅肅流離失所有，較不恭之密人而更深者誰？

則順天庭人致斯民於誠和之世民命之殷剥非一國矣政如虎日肆其苛法如薦日形其毒凌苦難堪有視橫行之人而更甚者誰則撥亂反治貽斯民以康樂之休天下之民其不安實甚於此

而欲安之是在乎王之一怒今王亦奪然與月羣黎木

吾赤子奈何視固若而莫恤也乘弱攻昧解倒懸於水火之中推亡固存施深仁於衽席之上萬姓仰否昌有不必文而自無愧於文者而其勇乃與文而爭烈今王亦喟然歎由惄惄切於乃身祭何聽其顛連而不救也陳師鞠旅小人樂壺漿之迎整武經軍君子爲筐篚之獻四海頌永清有不必武而自成其爲武者而其勇

乃與武而媿休夫然民之賴其勇者切矣深宮未動雷霆之威草
野早深雲霓之望今何幸王之如願而償也惠鮮懷保宛然鹿趾
之仁保大定功無異鷹揚之烈此一怒也固隔淄敎萬戶可禱祀
以求者也不然一人未奮其德威四海難免其憔悴何以大孚民
心也哉夫然民之望其勇者深矣四國皆酷烈之政百姓切飢渴
之思今何幸王之相時而動也太和有象直同豐水之修和大定
成功不讓鎬京之耆定此一怒也又渤海億萬姓所馨香以祝者
也不然朝廷昧天討之義閭閻少雨降之恩何以大慰民願也哉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疾云乎哉

胸中雪亮腕下風生放任意揮洒無不中節合拍

愛素齋萬春詩譜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學期於行其志固甚大矣夫初學則其積之也凡壯行則其守之也堅夫人之志抑何大哉且志學以肇聖功用行不屑小就此孔子之道所以大莫與京也儒者抗心希聖自命不凡學以資其行非先聖之所學不敢學行以微其學非先聖之所行不敢行蓋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其結爲素志也固已久矣大者之不可使小在木且然而况具楨榦之材備棟梁之選如夫人者哉吾於是穆然行放淫辭以守其學共見所學之不苟矣然而夫人之學固非一

日事也。始諸幼端蒙養於初基。完赤子之性。天卽裕大人之事業。惜予生之已晚。未親天於至聖。幸私淑於後人。器識大者。蘊蓄深。豈徒曰小子有造乎。且夫學問不閑。民物之大亦何取乎。讀書十年。詩書中裕經濟。絃誦乃有用。可夫人之學。豈其外所學行。以爲學哉。以崇正爲學。而天民自任。大人自期。學之所以廣且遠也。以黜邪爲學。而不道桓友。不言陽墨。學之所以謹而嚴也。次茅廬歌。肅建樹。尚需諸他年。而獨善兼善。任生已具。君相之猷。正已正人。猷。亟。早。裕。經。綸。之。志。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夫。豈。刑。名。詩。術。異。學。爭。鳴。者。所。可。同。日。語。哉。而。夫。人。遂。殷。然。於。行。矣。輔。世。長。民。以。廣。其。

行。義路禮門以重其行。秤堯舜言湯武。詁伊呂以實其行。共見所欲之甚切矣。然而夫人之行。非可倉猝就也。取諸壯窮其理於知言之後。決策定難。試以諸艱而不疑。堅其守於養氣之餘。至大至剛。授以大任而不懼。規爲大者。襟期遠。豈僅曰成人有德乎。且夫行道而負生平之期。亦何取乎名傾一世。惜施內見。藏修功名。乃至貴耳。夫人之行。豈其外所學。以爲行哉。以致君爲行。而薄管晏而不爲斥。功剥而不道。行之所以不安小成也。以降民爲行。而井田。以厚生學校。以正性行之所以必歸大同也。雖列國轍環遭逢。難必。諸當世而五百有名。世必不至柱尺以直等四十後。不動心。

又。何。能。遠。道。以。阿。世。憂。違。樂。行。確。乎。不。拔。所。謂。隱。居。衆。志。行。義。達。
道。者。不。可。想。其。慨。哉。

軒潮蘇海濤湧瀾翻浩瀚汪洋一瀉千里

受業劉鶴翹謹識

配義與道

卽道義以驗氣之用而知所以塞天地矣夫義道行於天地之間者也惟氣足以配之此其所以塞天地與且天地一載理之區也顧事之立於天地間者惟理有以宰之而理之行於天地間者惟氣足以達之故氣之爲體也至大兼以至剛而氣之爲用於理也相合而並以相成夫理之行於天地者義與道是也義道精而氣則粗壯往之姿不裁以中正之則其氣以粗而易浮以是知氣之得其和義道爲之主也義道靜而氣則動嚴正之操必出以果毅之力而義道乃動而不窮以是知義道之成其能氣爲之配也今

夫。天。地。一。氣。之。彌。綸。也。元。亨。利。貞。皆。以。太。極。爲。綱。維。而。乾。以。大。也。
坤。以。廣。生。有。二。氣。以。運。之。而。天。地。乃。以。有。造。化。今。夫。人。物。一。氣。之。
所。化。育。也。四。端。五。常。晝。以。恆。性。爲。樞。紐。而。心。則。知。覺。形。則。運。動。有。
精。氣。以。裁。之。而。人。物。乃。以。見。性。情。夫。然。而。氣。之。配。義。與。道。從。可。知。
矣。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義。道。之。爲。量。至。大。而。氣。則。以。大。配。大。焉。融。
義。道。於。氣。之。中。義。道。不。能。離。氣。而。立。運。氣。於。義。道。之。內。氣。亦。未。嘗。
外。義。道。而。行。義。道。之。粹。然。至。善。皆。氣。之。沛。然。莫。禦。者。爲。之。渾。合。於。
無。間。也。配。之。所。以。一。而。神。也。立。萬。事。之。幹。超。萬。物。之。表。義。道。之。爲。
質。主。剛。而。氣。則。以。剛。配。剛。焉。義。道。以。立。氣。之。體。非。義。道。而。氣。或。失。

於激烈氣以達義義之用有氣而義道乃見其發皇義道之百折
不回皆氣之一往莫遏者爲之鼓舞以盡神也配之所以兩而化
也由是義在取與千駟萬錘可以辭道在節與簞食豆羹有不屑
其氣之流行有功於綱常名教取義成仁精誠足邀帝天之鑒行
道濟世勲業足增史策之光正氣所發越更炳於河嶽日星不動
心而寒天地職是故耳

中權凌空鼎足制勝前後亦極細膩熨貼

賈汝霖